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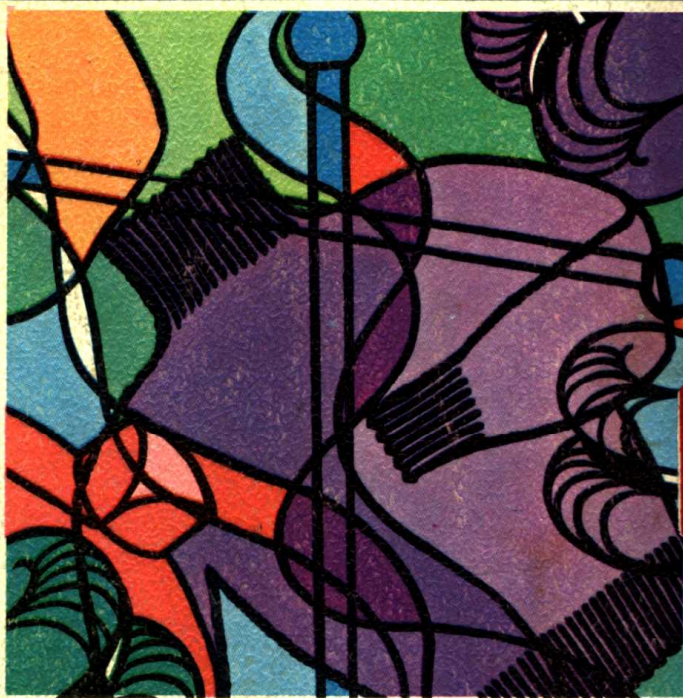
道聲人人叢書第二輯之十三

紫色的毛線衣

小民散文集

小民編著

道聲出版社出版



I
X

小民 著

紫色的毛線衣

道聲出版社出版

道聲人人叢書第二輯之十三

紫色的毛線衣

▲定價每本港幣一元五角
台幣十二元
▲海外每本美金四角
四本美金一元五角

著者：小
編：顏路
出版者：道聲出版社
發行者：道聲出版社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五十號A

門市部：K八四四八〇六

發行部：K八八七〇六一

▲台北杭州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三二〇七二〇

印刷者：合一印刷廠

一九七三年四月初版(5,000)

▲版權所有▼

Price: HK\$1.50 @
US\$0.40 @ or
\$1.50 for 4

Taosheng Everyman Reader Series

THE VIOLET SWEATER

Author: Catherine Liu

General Editor: Louis Yen

Published by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50A Waterloo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K 887061)

15, Hang Chow So. Rd. Sec. 2 Taipei (Tel. 320720)

April 1973 (First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道聲人人叢書簡介

這是一套極受歡迎的小叢書，內容有小說、詩歌、散文、雜文、傳記、遊記、科學小品等。每本百面，約五萬言。售價港幣一元五角。第一輯共二十冊，已於三年前完成，至今已印行多次版本。第二輯亦為二十冊，已出版十五冊，本年內將全部完成。人人叢書風行全球，銷數已逾二十萬冊，許多書店有售。目錄函索即寄。

TAOSHENG EVERYMAN READER SERIES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TERS books have gained a wide and appreciative readership among Chinese in many lands.

Already the Second Series of Twenty Volumes of Taosheng Readers is nearing completion.

These popular paperbacks sell at only HK\$1.50 per copy (Overseas price: US\$.40 per copy or 4 for US\$1.50 - postpaid)

TERS books provide you with refreshing leisure-time reading; they also make a welcome gift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financial help in producing TERS books given by the LUTHER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編者序

當人人叢出連續出版了三十本書之後，我覺得應該為讀者們換換新鮮口味了。我的心目中一直在搜尋一些委婉清徹、親切動人的散文，而我終於找到了。不久以前，小民女士將她的兩本散文書稿交给了我，一本是「多兒的故事」，一本就是這本「紫色的毛線衣」。

我一口氣看完之後，覺得美極了，便立刻決定出版。

寫文章也像繪畫等藝術一樣，許多人要經過艱苦的練習，還不敢保險成功；有的人卻一試就會，而且一鳴驚人。這種人我們說是天才型，小民女士寫文章便屬於這一類。

據她自己說，開始寫文章，還是三年多以前的事。爲了紀念她逝世的母親，便試着寫了一篇「母親的頭髮」，投寄到中副。寄出之後就等着退稿，過了幾天，竟在「現代家庭」中刊了出來。第一次見自己寫的文章變成鉛字，那種驚喜和滿足，真是無法形容。不久她見胖胖的小兒子和他幾個小表妹們有很多趣事，就以他們爲題材，接續寫了許多篇，皆蒙「現代家庭」刊出。

小民女士又謙遜地說：「任何事情，在有形顯明之先，必已在無形中完成。我的文筆雖

HWL438/01

然幼稚不通，又不善修飾，但每篇都有真情，那些故事都早已存在我腦子中，只是我寫得都不够動人；然而還有一些讀者寫信誇獎和鼓勵我；有感謝我使他們回憶到自己的童年，有感謝我使他們想起自己的小弟。也有說多兒正像她的小兒子，甚至有讀者向我要多兒的照片。對於這些溫情和愛護，我當長記在心，多看點書，多向老作家學習，以免愧對編者和讀者……。」

作者這一段自白說明了一些寫作的基本道理。

所謂文學的修養主要還不在乎天天搜索枯腸的苦練，豐富的人生經驗，人格的教養，人情的練達，廣泛的閱讀，及長久的孕育過程，往往能使一個隱藏的作家一動筆便成名了。

小民女士的文章埋藏着豐富的情感，親切生動，這是她的成功要素之一。

多少人家都有他們的「多兒」，但那些作母親的都寫不出「多兒的故事」，勉強寫出來，若引不起人的共鳴，還是白寫。小民女士所寫的「多兒」卻能叫主婦們爭着讀，叫女學生們如醉如痴，這份本領實在不可多得。

小民女士在中央副刊所發表的文章，除多兒的故事在現代家庭連載外，還有不少優美散文，都收集在這本集子裏了。

她在中副還不時發表一些「人情味的短文」，精彩得很，其中不少為軍中電台改編為短

劇。可見她的天才並不限于閒話家常的圈子。由於她是一位熱忱的基督徒，字裏行間有時也自然地爲主作見證。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前途誠不可限量呢。我們竭誠渴望她在文藝圈子裏有更多更美的表現。

顏路裔序於九龍

窩打老道信義樓，

一九七三年二月。

編者序

叁

紫色的毛線衣簡介 編號1103

這是一本閒話家常的散文集，但取材別緻，意境清新，顯得不同凡響。

難得的是作者每一文都有她可貴的人生見解，叫人不獨欣賞其中閒適情趣，亦能領略它的真理亮光。

書中各文曾披露於台北中央日報副刊家庭版及其他名報。

THE VIOLET SWEATER

- Catherine Liu

In this varied collection of twenty-nine pieces the reader is given a series of lively glimpses of family life in Chinese society today. The writer looks at home lif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young bride, a homemaker, a mother and a wife.

Besides this many-faceted description of life in the home, the authoress shares her insight into human life along with her ideals and philosophy for living in today's world.

All these articles appeared in the Central Daily News and other leading papers in Taiwan in a popular family column.

Cover design: T. L. Chiang

封面設計：姜增亮

紫色的毛線衣目錄

紫色的毛線衣

肆

紫色的毛線衣	一
母親的頭髮	七
三星伴月	一二
最幸運的媳婦	一八
長髮與我	二二
母親的絮語	二五
雨天的喜劇	三一
難忘的聖誕節	三四
伯 母	三六
寧靜的畢業禮	三九
陪考記趣	四二
裹粽記	四六
元宵憶逛燈	五〇

代領獎學金記	五三
回憶曲	五六
從書展說起	五九
受騙記	六四
吃力不討好	六七
胖兒子的煩惱	七〇
看棒賽憶今昔	七三
無法左右的事	七六
沒有暑假的夏天	八〇
行動迅速時間多	八三
近視和小說	八六
好客人	八八
舊居小記	九一

紫色的毛線衣

陸

守望相助·····

九五

過年忙·····

九七

筆名之誤·····

九九

紫色的毛線衣

——慈母手中線，遺女身上衣，病中緊緊織，意恐去不同，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有一件淡紫色的毛線衣，是近灰藍色的淡紫，用粗針編織而成。鬆鬆大大的短外套，披在身上，舒適無比，有如在慈母溫暖的懷抱中，被我萬分珍惜寶貴着。就是拿世界上最值錢的金縷衣給我，我也不換，因為這淡紫色的毛線衣，是母親病中親手給我織成的，針針線線，包含着無價的母愛。

我酷愛紫色，因它不僅是華麗高貴的色料，還使人看着安寧與快樂。一位大弟的同學，在他飛越海洋長途時，由國外給我買來一磅淺紫色羊毛線。柔軟發亮的長毛，粗細適中的毛線，令我非常喜愛。但這種毛線只能人工手織，自幼被母親寵慣的我，從沒耐心學做女紅，至今仍是一雙笨拙的手，捧着毛線無計可施。母親笑着說：「如果你不嫌媽媽織的樣式不摩登，媽就給你織上。」母親深知我是「拙老婆巧嘴」，光說不會做。那時母親病在床上，半年都沒走路了，醫生也查不出病因，每天打針吃藥，試過各種偏方，兩支腿就是站不住，不能走路了。母親一生勤勞好動，天天坐在床上很是寂寞。母親一邊織毛衣，一邊說有點事做

紫色的毛線衣

做還解解悶呢，閒着怪難受的。

母親一生真沒輕閒過，她老人家聰明好強，辛勞撫育我們六個子女長大成人。她對子女特別疼愛，使我們在她面前都覺得自己有出息，儘管我們都是笨拙愚昧的孩子，母親還是以我們爲安慰和滿足。

母親出生在北方鄉下，外祖家不但是當地首富，而且是書香門第，所以母親有機會在尚未提倡女權時，受到相當教育。母親能在保定唯一女子師範讀書，完全由於外祖父對掌珠的寵愛，她和父親的婚姻，亦是外祖父在選才不選財的條件下促成的。祖父雖也是有名的世家，但家族人口衆多，產業方面，遠不如外祖家富有。所以母親出嫁時，外祖父賠嫁了一筆不小的嫁粧，母親和父親結婚時僅十九歲，婚後還讀了一年書，女師才畢業。只是母親沒機會達到心願執教母親家鄉的學校，因父親工作地點常更換，我們六個孩子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生的。年青貌美的母親，忙着養兒育女，照應家務，隨父親交際應酬，實在是典型賢妻良母。且知書識禮，溫柔大方。父親有此美眷該知足了，但父親對母親實在是負心的，他存着女子要三從四德，男子可以自由逢場作戲，並兼享妻妾之樂，不但對母親不忠實，對兒女也不盡責，更不顧念家庭幸福。在我們姐妹幼小時他納妾進家，從此家庭失去了和睦，孩子全在爭吵聲中長大。幼時我們心目中的父親，威嚴不可侵犯，每當父親坐騎馬蹄聲在門外響起

時，我們小心靈中就存着戒備。父親一進門，母親姨娘就上前伺候。母親替父親取下武裝帶，姨娘替父親脫下馬靴，佣人拿烟倒茶，我們對他更有一種見皇帝的恐懼。父親出身軍旅，寫得一手好文章，字體清秀有力，朋友們皆讚爲文武全材。但喜揮霍，不善理財，雖做過多任高級職位，但家用開支常捉襟見肘，經常由母親陪嫁貼補。父親又具有古式好漢作風，無論在何職位上，與主管一言不合，就絕袖而去，所以徒具文武全材，也常常失業。父親失業了，就靠母親存在銀行中的陪嫁養家，有時更全家送往外祖家住開，連姨娘也一齊去。我常懷疑身受高等教育的母親，爲何那麼懦弱，容丈夫納妾，還帶着回娘家。母親對我說她是顧全大體，父親指使朋友帶姨娘到母親面前跪着祈求收留，說父親不敢作主，要母親答應同情姨娘無家可歸，收下做個丫頭。母親礙於許多朋友情面無奈何答應了。但母親並沒有讓姨娘做了頭，反而待她像妹子一樣，自己拿錢給她做衣服，並教她做人的道理。母親說姨娘也怪可憐的，從小被父母送去學戲，又落入風塵，終身不能生育，也算是很不幸的女人。母親從不計較，後來姨娘忘恩負義，夾在她和父親中間，喧賓奪主，製造出許多無謂的糾紛，及無休止的吵鬧。即使在母親生小弟妹的產褥中，無知自私的姨娘，還惹母親傷心流淚，連佣人都看不過去，母親卻輕易的寬容了一切，讓姨娘整天去和父親一齊親親熱熱，母親也不妒嫉，只是一心教養她的孩子。我幼小時，母親天天教我識字，拿着我的手，一筆一

畫耐心教寫字，晚上睡在床上，還教我背算術裏的九九歌。

母親這樣善良賢惠，亦感動不了父親的自私和衝動。抗日勝利後，父親獨自赴東北任新職，留下母親和姨娘及六個兒女在四川，從此不過問家人生活。消息傳來，父親在北平又娶了一日本女人，母親流了一夜的淚後就不再提父親的事了。孩子們問起爸爸，母親說「咱們當他死了吧」。母親沒有責罵父親，倒替姨娘嘆息，給人家做姨太太都爲了享受，你姨娘跟着你爸一點也享不到福，父親見新忘舊。母親因我們面對現實，不久姨娘不甘空待之苦，改嫁他人，姨娘走時，母親還很難受，並爲爸爸抱歉，多少年後，還念念不忘姨娘的悲苦。

母親和我們相依爲命，過着艱苦的日子，不但減少開支還要靠女紅貼補，當母親告訴多年的老佣人王媽不能再僱用她時，王媽竟說情願不要工錢，也喜歡和太太在一起，因爲母親對人實在寬厚，佣人吃穿比自己還慊記得週到。老王媽走時，抱着母親給她大包的衣服，擦着眼淚，留戀再三。以後有人來成都，老王媽就帶給我們她鄉下田裏的土產，和我們如同親戚一般，直到我們離開四川，才和老王媽斷了往來。

父親走後第二年，母親籌不出三個大孩子的學費。大姐考進公費的醫事職業學校，學產科，大弟考入空軍幼年學校；唯有我被優待繼續上中學，但因繳不出住宿伙食費，每天步行到離家很遠的學校上學。母親天天在黎明喚起我，喝了煮好的熱粥，母親就陪我走一段路，

到行人漸多時，母親才回家照應弟妹們。母親常常教我功課好不要驕傲「滿招損，謙受益」，上帝祝福謙卑的人，又教我對同學要忠厚，「忠厚傳家久」。母親從不怨自己勞累辛苦，心疼我們吃得太壞，菜裏一點油都沒有。四號黑麵也沒營養，回憶起當時情況，母親還感嘆那時我太瘦，穿着爸爸軍服改的學校制服上衣，大口袋一半在裙子底下，背着又大又重的書包，天天走那麼多路，真擔心會走出癆病來。

我和大姐的婚姻母親費了不少心。大姐是自由戀愛，但姐夫經過母親悉心調查才答應的。我原不該那麼早結婚，休學在家因繳不出以米糧計算的昂貴學費，雖然我十六歲就跳班考上了光華大學，不忍見母親一次次爲向父親有錢的好朋友，把兄弟，借不到學費，母親哭紅了眼，才告訴母親我根本不想上大學了，想學戲劇，有人介紹我上國立劇專。但母親又不放心我太年青離家遠行，我的丈夫，具有使人信賴的外表，和年青人上進的精神。畢業美國最高學府。母親看他絕對忠實可靠。比我年紀大得多一點，但對妻子一定愛護體貼。我的婚禮不像大姐那樣熱鬧鋪張，但也簡單隆重，什麼都是母親獨自辦理的。我不肯那麼早嫁人，母親冒着炎暑，一趟趟走路上街給我買辦嫁粧，汗流浹背做被蓋。幾乎累得寢食俱廢，我就不忍心違背母親的心意。

這些年來，由成都到南京，又到臺灣，全靠母親挑上的女婿幫助。母親常說當初並沒想

要依靠他，但引以自慰的是沒看錯人。現在弟妹全完成學業，結婚成家，在寶島上安居樂業，恨的是母親已經去世六年了，不能享到兒孫滿堂的快樂。

母親身體一向很健康，由於多年前母親就信了耶穌，不再為留在大陸的姐姐耽心惦念得發愁，也不為飛行失事的大弟整日發呆。宗教使母親樂觀知足，實且我們的孩子，關心我們生活無微不至，雖然我們做子女的都不算孝順，常常撒嬌式的吵鬧，言語上頂撞，母親從不生氣。就連二弟不懂事出言不遜，母親也裝着聽不見，故意問我：「妳弟弟說什麼？我聽不清楚。」母親就是這麼慈愛。

誰知為什麼母親會患上脊椎結核症呢？壓住了神經引起癱瘓，兩腿不能行動，慢慢雙手也不靈活了，母親為我織完淡紫色的毛線衣就再也不能做活解悶了。遵從醫生勸告，開刀治療也是母親決定的，她說沒有上帝的允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如果主要接她回去，她也沒有什麼可掛念的了。孩子全已長大，小妹也大學畢業，她常禱告，求主不要讓她行動不便受太長痛苦。就在開刀後的三個月母親終於走了。在病危彌留時，母親還叮嚀我快回家看看她的外孫有什麼吃的沒有，母親最後一句話是叫我不要哭。

淡紫色的毛線衣，留下母親給女兒永恆的溫暖和關懷。母親的愛，也永遠留在孩子們身上，那些悲懷「樹欲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並不僅恨無法報答養育之恩，而是「母親：當我呼喚您，能聽見您的回答時，我是多麼的幸福！」（五九年母親節）